



隱形
INVISIBLE MONSTERS
怪物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黄涓芳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Chuck Palahniuk

〔美国〕恰克·帕拉尼克 / 著

黄滢芳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形怪物 / (美) 帕拉尼克著; 黄涓芳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恰克·帕拉尼克作品系列)

ISBN 978-7-5502-4980-6

I. ①隐… II. ①帕…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3117号

隐形怪物

作 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黄涓芳

选题策划: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封面设计: 周延辉

版式设计: 张立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7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14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980-6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献给杰夫，他说：“这是药品偷窃指南。”

还有艾娜，她说：“这是唇线笔。”

还有珍妮特，她说：“这是真丝乔其纱。”

还有我的编辑，帕特里夏，她总是说：“这还不够好。”

第一章

这是西丘社区某座豪宅内举办的盛大喜宴，室内处处摆着花饰和一盘盘的焗烤蘑菇。这就叫作场景设定：故事人物在什么地方，谁还活着，而谁已经死了。这场婚礼的新娘是艾薇·寇特雷，她站在通往前厅的巨大阶梯中间，全身上下除了婚纱残骸之外一丝不挂，手中仍拿着她那把步枪。

我站在阶梯底下，但只有身体在这儿，心思已经不知飞到何处。

目前还没有人真正死亡，但也快了。

然而，这场戏中也没有真正的活人。艾薇·寇特雷的外表完全抄袭自有机洗发精的电视广告，差别在于她此刻穿在身上的婚纱已经烧掉了，剩下挂在屁股周围的鲸骨圈，头上的丝绸花饰也只剩下小小的铁丝框。至于艾薇的金发——她那头往后倒梳、巨大蓬松、色泽丰润、吹过后用发胶固定的金发——此刻也已经烧没了。

现场还有唯一一个其他的人物，是布兰蒂·亚历山大。她倒在阶梯底下，身上中弹，大量失血并奄奄一息。

我心中想着，从布兰蒂的伤口流出的红色液体不像血液，比较像

是某种政治宣传工具。我先前说过，艾薇的外表就像抄袭自洗发精广告，但事实上我和布兰蒂也是半斤八两。在这座屋子里杀死任何人，就道德层面来说只等同于杀死汽车、吸尘器、芭比娃娃，抹去计算机磁盘的记忆或烧掉书本。不过或许杀死世界上任何人也都是如此，我们都只是被大量生产的货物罢了。

布兰蒂·亚历山大，手脚修长的超级女王，顶级派对女郎，此刻鲜血正源源不绝地从她身上那件华丽套装外套上的子弹孔流出。这件套装是她在西雅图买的白色鲍勃·麦凯^①仿制品，她当时还买了一件束裙，可以将臀部挤成完美的心型。这些套装的价钱令人难以置信，其间的利润大概有上千亿倍。外套设计包含波浪形裙摆、外翻衣领和垫肩，单排扣的剪裁左右对称，只有不断流血的弹孔造成差异。

艾薇站在阶梯中央开始啜泣。此刻的她是致命的病毒。这是一项舞台提示，提醒大家抬头看着可怜、悲伤的艾薇，她失去了头发和衣服，身上只剩下灰烬和蓬裙被烧毁剩下来的鲸骨圈。接着她丢下步枪，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仿佛哭泣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点二零的步枪滚落阶梯，在前厅中央的地面旋转，指向我，指向布兰蒂，又指向艾薇。

我并不是冷漠的实验室动物，被训练到对暴力完全迟钝，但此刻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或许现在还来得及在血迹上洒些苏打水，以便事后清理。

在我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背景幕前方，每小时赚进大把钞票。我穿着衣服和鞋子，头发经过专人整理，并由某位著名时装摄影师教我该如何感受。

他会对我大吼：给我欲望的表情，宝贝。

闪光灯。

^① 又译卜麦琪，以服装设计师姓名命名的美国时装品牌。

给我恶毒的表情。

闪光灯。

给我冷漠的存在主义忧郁表情。

闪光灯。

给我近乎机械主义的偏激理智主义者表情。

闪光灯。

或许我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头号敌人杀死另一个头号敌人，深受震惊不知该如何反应吧。“砰”的一声，立刻得到双赢结果。和布兰蒂在一起，培养出我对戏剧的特殊癖好。

我将手帕伸入面纱下方，贴在眼睛底下，看起来像是在哭泣，但实际上只是要过滤空气。艾薇的豪宅即将烧毁，呼吸时很难不吸入浓烟。

我跪在布兰蒂身边，大衣口袋里塞满了达而丰、杜冷丁，以及达尔持特-100^①。这也是舞台提示，提醒观众要看着我。我身上的长礼服是都灵耶稣裹尸布的复制品，表面几乎全是棕色与白色，垂挂的布料经过剪裁之后，让闪亮的红色纽扣刚好钉在伤痕上。除此之外，我也戴了好几码长的黑色面纱，上面点缀着奥地利手工水晶小星星，因此其他人无法看清我的长相。不过重点正在于此——优雅而褻渎的外表，让我同时感觉到神圣与悖德。

高级时装变得更加高级。

火焰逐渐吞噬前厅的壁纸。这是我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而放的火。特殊效果可以助长气势，而且反正这里也不太像真实的房屋，被烧毁的只是临时搭建的都铎式庄园豪宅仿造品的仿造品的仿造品，和原始版本大概有好几百代的距离。不过老实说，我们不也都如此吗？

在艾薇怒吼着冲下阶梯射杀布兰蒂之前，我忙着泼洒一加仑的香

① 三者皆为止痛剂。

奈儿五号香水，再将一张燃烧的喜帖丢到上面。“轰”的一声，来一场资源回收。

有趣的是，即使是最富悲剧性的火焰，仍不过是化学反应的延续而已。就如圣女贞德的火刑，也只是一场氧化反应。

步枪仍在地板上旋转，一会儿指着我，一会儿指着布兰蒂。

我也发现，不论你自以为多爱一个人，当对方的血往自己脚边流过来时，仍不免会往后倒退一步。

除了这场闹剧之外，这一天其实相当美好。天气晴朗而温暖。敞开的大门外是门廊和草坪，楼上的火焰将刚修剪过的草坪温暖的气息卷入前厅内，还可以听到外面喜宴宾客的谈话声。那些宾客纷纷拿走各自喜欢的礼物，像是水晶和银器之类的，站在草坪上等候消防队员和急救人员来临。

布兰蒂张开戴满戒指的大手，摸了摸身上不断流血染红地板的弹孔。

她开口说：“该死！百货公司绝对不会收回这套衣服。”

艾薇抬起头，脸上被手指涂满了脏煤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以手掩面哭喊：“我痛恨自己无聊的人生！”

她朝着阶梯底下的布兰蒂喊：“替我在地狱保留一个靠窗的位子！”

眼泪在艾薇的脸颊上洗出一道干净的泪痕，她又喊：“大姐，你应该回吼我一些话吧？”

她难道觉得这一切还不够戏剧化吗？布兰蒂看到我跪在身旁，她那双涂了茄色眼影的眼睛如花朵绽放般睁大，问：“我快要死了吗？”

艾薇、布兰蒂和我纯粹只是在争夺聚光灯，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凶手、受害人和目击者，三人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或许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如此。

处处都是“魔镜，魔镜告诉我”，因为美貌就是力量，正如金钱就

是力量，也如枪支就是力量。

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被绑架、强暴、抢夺财物并惨遭杀害的新闻，又看到头版照片中女孩子的笑脸——面对如此悲惨的重大犯罪，我直觉的第一个反应是：天啊，她要不是有这么大的鼻子，看起来就很正点了！第二个反应是：我最好准备一些漂亮的半身照，免得哪一天我也被绑架奸杀时拿不出好照片。第三个反应则是：好吧，至少这世上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我可以告诉你：我用的乳液是泡在氢化矿物油中的非活性胎盘悬浮物。重点是，我的生活完全以自己为中心。

重点是，除非我站在镜头前方，又有一个摄影师在对我喊：给我更有感情的表情！

接着闪光灯就会亮起。

给我怜悯的表情！

闪光灯。

给我野蛮的诚实表情！

闪光灯。

“别让我死在地板上。”布兰蒂伸出一双大手抓紧我，“我的头发……我后面的头发会被压扁！”

重点是，我知道布兰蒂或许马上就要死了，但我就是无法产生切身感受。

艾薇哭得更大声了，再加上消防车的警笛也从外面传来，让我感觉自己成了偏头痛小镇的女王。

步枪仍旧在地板上打转，不过速度渐渐减缓。

布兰蒂说：“布兰迪·亚历山大不能就这样结束生命！她在死前应该要成为名人，在超级碗大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出现在电视广告屏幕上，光着身体慢动作喝健怡可乐！”

步枪停止旋转，枪口没有对准任何人。

布兰蒂对啜泣中的艾薇吼着：“闭嘴！”

“你才应该闭嘴！”艾薇对她回吼。在她后方，火舌已经一步步吞噬阶梯的地毯。

尖锐的警笛声在西丘社区的街上徘徊，人们争先恐后打911，抢着要当英雄，但他们似乎都还没准备好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电视台人员。

“亲爱的，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布兰蒂的鲜血染红四周的地面。她问：“你爱我吗？”

当对方问这种问题，你的聚光灯就被抢走了。

这是他们把你降格为最佳配角的诡计。

此时让我比对房子失火更在意的，就是对方热切期待我说出任何剧本上都能找到的最陈腐的三个字。光是在心里想到这句台词，就让我感觉好像背叛了自己。这句话只有字面的价值，没有力量，只是词语、对话。

布兰蒂又说：“告诉我，拜托！你究竟爱不爱我？”

布兰蒂的一生都如此夸张而戏剧化，仿佛在上演一场赤裸裸的布兰蒂真人连环秀，只不过此刻她的人生已经所剩不多。

基于舞台上的义务，我握住了布兰蒂的手。这个动作不坏，但我想血液有可能传染的疾病，心中又感到恐惧。接着“轰”的一声，餐厅的天花板垮下来，火花与灰尘从餐厅入口往我们这边涌来。

“就算你不爱我，至少也该告诉我。”布兰蒂说，“女孩除非看到自己的一生晃过眼前，否则绝对不能死。”

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这时火舌已经沿着阶梯的地毯触及艾薇光溜溜的屁股，她尖叫一声，蹬着被烧坏的白色高跟鞋冲下阶梯。光溜溜又失去头发的艾薇身上只披挂着灰烬和鲸骨圈，她冲到门外，面对更多的观众——包括喜

宴宾客、银器水晶，以及刚抵达的消防车。这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当情境改变，演员也得做出变化。

主角理所当然成了布兰蒂，由我当主持人，客串演出者包括艾薇和致命的艾滋病毒。布兰蒂，布兰蒂，布兰蒂。可怜又悲哀的布兰蒂躺在地上，摸着自己身上将鲜血源源不绝灌注到大理石地板上的弹孔，说：“求求你告诉我，告诉我我的一生，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

而我，在这里忍受阵阵浓烟，只为了记录布兰蒂最重要的时刻。
给我专注的表情。

闪光灯。

给我憧憬的表情。

闪光灯。

给我一点休息时间。

闪光灯。

第二章

别以为这个故事会依照时间顺序交代：然后，然后，然后。

这里发生的一切感觉比较像时装杂志的内容，就如《时尚》或《魅力》等杂志，页码混乱不已，每隔三五页才出现页码。不时还会掉出一张香水卡，或突然出现全页裸女照片向你推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

别花时间去找目录页——目录埋藏在封面底下二十多页彩色画面的下方。别以为你能立刻得到任何信息——这本书没有真正的形式。故事开始之后过了三段左右就会出现：

跳回某某页。

接着再跳回来。

就像一万件流行单品，混搭之后能够创造出大约五套有品位的服装；或者像是一百万件时髦配件——丝巾、皮带、鞋子、帽子和手套——却找不到任何衣服搭配这些配件。

你得习惯这种感觉，不论在这里或在高速公路，在工作场合或是在结婚典礼。因为这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尽管跟着提示前进吧！

剧情跳回二十年前，白色房屋旁，我爸爸正拿着 V8 拍摄我跟哥哥在院子奔跑的模样。

剧情跳到现在，我和爸妈夜晚坐在草坪的椅子上，看着这段影片投射在二十年后同一栋白色房子的白色墙壁上。房子没有改变，院子没有改变，影片中的窗户轮廓和现实中的窗户完全吻合，影片中的草坪和现实中的草坪正好对齐，影片中我和哥哥都还是小孩子，疯狂奔跑着抢镜头。

剧情跳到我哥哥落魄潦倒，死于艾滋瘟疫。

剧情跳到我长大成人，爱上一名警探并搬出家里，成为著名的超级模特儿。

请记住一点，就如豪华的《时尚》杂志，不论你如何忠实遵照“跳到某某页”的指示，都会有一种错过某部分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体验到一切，仿佛最重要的时刻被自己匆匆忽略，并产生严重的失落感。

你得习惯这种感受，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同样的感想。

这是一场练习，不具特别的重要性，只算是暖身运动。

剧情跳回此时此刻，布兰蒂奄奄一息躺在地板上流血，而我跪在她旁边，在急救人员来临之前叙说这段故事。

剧情跳回几天前，场景是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的某座豪宅客厅。墙壁上饰有一排排硬糖色调的洛可可风格桃花心木雕刻嵌板，另外还有大理石护壁板、大理石地板旋涡雕花的大理石火炉，等等。在富裕老人居住的豪宅里，每样东西都如外观般货真价实。

插在珐琅瓷器中的红百合花是真花，不是丝制假花；奶油色的帘幕是丝绸，不是加了光泽的棉布；桃花心木不是松木染的仿桃花心木；水晶吊灯使用的不是玻璃片；皮革是真皮，不是塑料。

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是一套套路易十四风格沙发座椅组合。

站在我们前方的，则是另一名无辜的不动产经纪人。布兰蒂伸出手：她手腕上的骨骼与血管相当厚实，指关节如层层山峦，枯萎的指头戴着大红大绿的椭圆形宝石戒指，光滑的指甲涂成亮粉红色。她说：“真是太棒了。”

如果一定要从某个细节开始描述，就得从布兰蒂的手谈起。布兰蒂的手上戴着许多戒指，看起来更巨大也更明显。即使是外科医生也没办法改变她这双大手。

但布兰蒂并不打算隐藏自己的手。

我们已经看过许多像这样的房子，多到我都已经数不清了，迎接我们的不动产经纪人总是面带微笑。眼前这位女士身穿标准的制装：海军蓝的套装，脖子上围着红、白、蓝色丝巾，脚上穿着蓝色高跟鞋，弯曲的手肘上挂着蓝色皮包。

不动产公司的女经纪人将视线从布兰蒂的大手移转到站在她身旁的阿尔法·罗密欧^①先生。阿尔法的蓝色眼珠子具有特殊的力量，让你一旦注视就无法移开视线。在他的眼珠子中可以看见小婴儿或花束，美丽而易受伤害，足以将一名英俊的男人转变为值得信赖的情人。

阿尔法只是一名在这一年来的长途旅程中为布兰蒂痴狂的男人，而女人只要稍微有点脑筋，就会明白英俊的男人是最佳的流行配件。布兰蒂仿照介绍新车或烤面包机的动作，将一只手从自己的大胸脯和笑脸朝着阿尔法的方向划出一条隐形视线，说：“我来介绍阿尔法·罗

① 意大利著名轿车和跑车品牌。

密欧先生，他是布兰蒂公主的专业男性合伙人。”

接着她又以同样的动作将手从她眨动的睫毛和丰盈的头发往我的方向划出隐形视线。

不动产女经纪人只能看到我的层层面纱——平纹布、丝绒布、棕色、红色、银色混纺薄纱。在这么多层包装底下，大概会让人误以为里头根本没人。我这个人没什么可看之处，因此大部分的人也都不会看我一眼。他们的表情总像是在说：

谢谢你隐藏自己。

“让我来介绍凯伊·麦克伊撒克小姐，”布兰蒂说，“她是布兰蒂公主的私人秘书。”

不动产女经纪人，穿着蓝色套装、扣着香奈儿金属纽扣、脖子上绑着丝巾隐藏所有松弛肌肤，此刻正朝着阿尔法微笑。

当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盯着他们，仿佛要在他们身上穿孔一般。如果那女人回看我一眼，我就没办法一直盯着她，得到如此多的细节信息。这就是我的复仇方式。我透过面纱，看着眼前的不动产经纪人散发出朦胧的红色与金色光芒，连身影轮廓都变得模糊暧昧。

“麦克伊撒克小姐是个哑巴，没办法说话。”布兰蒂的大手仍旧朝着我的方向张开。

不动产女经纪人，唇膏沾在牙齿上、粉底和遮瑕膏嵌在眼底的皱纹中、嘴里戴着假牙、头上戴着假发，此刻正朝着布兰蒂微笑。

“至于这位……”布兰蒂弯起戴满戒指的大手，摸摸她高耸的胸部。

“这位……”她的手往上伸，摸摸脖子上的珍珠。

“这位……”巨大的手举起来，摸摸波浪卷的红发。

“这位……”她的手摸了摸湿润的厚唇。

“这位就是布兰蒂·亚历山大公主。”布兰蒂说。

不动产女经纪人弯下一只脚，动作介于屈膝礼和祭坛前的跪拜。

“非常荣幸见到您，这栋房屋绝对适合您居住，您一定会满意的。”

布兰蒂的态度冰冷得像个贱人，她只点了点头，转身朝向我们先前走进来的前廊。

“公主殿下和麦克伊撒克小姐想要自行参观整栋房屋，由我留在这里负责讨论细节。”阿尔法举起小小的手开始说明，“……汇款方式……将里拉兑换为加拿大币……”

“卢尼^①。”不动产女经纪人开口了。

布兰蒂、阿尔法和我都吓了一跳，以为这女人或许看透了我们的把戏。或许在这几个月来逛了几十栋豪宅之后，终于有人揭穿了我们的把戏。

“卢尼，”她又说了一次，并再度行一个屈膝礼，“我们称自己的货币为卢尼。”她拍了拍自己的蓝色荷包，说：“我可以拿给你们看，钱币上的鸟就叫‘卢’^②。”

布兰蒂和我再度换上冷漠的表情走回前廊。我们穿过沙发一座椅组合与雕刻花纹的大理石之间，桃花心木嵌板上堆积着陈年的雪茄烟垢，倒映着我们模糊的移动身影。回到前廊之后，我跟随在布兰蒂公主后方，听到阿尔法提出种种问题来吸引不动产经纪人的注意力，包括早晨太阳射入餐厅的角度，以及省政府是否允许在游泳池旁边搭建私人直升机降落场，等等。

布兰蒂纤细的背影朝着阶梯前进，她的肩膀上披着银狐毛皮，波浪卷的红褐色头发上包覆着长长的银色锦缎丝巾。她的声音和比翼双飞香水的气味就如隐形的随从，伴随着布兰蒂的世界。

丝巾底下的红褐色头发让我联想到松饼、巨大的杯状樱桃蛋糕，或是太平洋环礁上方升起的草莓褐色蘑菇云。

① Loonies，加拿大货币单位，与疯子同音。

② Loon，潜鸟。

布兰蒂的双腿仿佛被两具金色捕兽夹钳住，上面还有小小的金属带和金链子。这双踩入陷阱、骨瘦如柴、蹬着高跟鞋的双脚沿着前廊走到通往二楼的阶梯前，踩上大约有三百阶的阶梯第一阶、第二阶，并继续往上走。一直走到足够远的距离，她才将杯状草莓蛋糕般的头转向后方，鱼雷般的胸脯形成剪影，娼妓般的双唇透露着无可言喻的美貌。

“这栋房子的屋主，”布兰蒂说，“已经很老，她补充荷尔蒙并且仍旧住在这里。”

我脚下的地毯很厚，让我觉得自己好似踩在松土上，我一步步往上爬，地毯感觉松弛、滑溜而不稳定。布兰蒂、阿尔法和我一直假装把英语当作外国语言，以至于我们已经忘了该怎么把它当作母语来说话。

我失去了母语。

吊灯肮脏的水芯片与我们的视线齐平，扶手另一边则是走廊的灰色大理石地板，让我觉得自己像是爬着阶梯穿越云层。我们一步接着一部，越走越远。阿尔法正在询问有关酒窖及饲养俄罗斯猎犬的狗屋等细节。他为了吸引不动产女经纪人注意力而提出的种种问题，听起来就像外层空间电台传来的声音一般模糊。

“……布兰蒂公主，”阿尔法温暖而浑厚的声音飘到上方，“甚至是处在拥挤的餐厅，仍旧有可能会脱光衣服，像匹野马一般狂吼。”

布兰蒂的声音透过比翼双飞香水的余香传来，她那双蓝茉莉色的嘴唇说：“到了下一栋屋子，轮到阿尔法当哑巴。”

“……你的乳房，”阿尔法继续对不动产女经纪人说，“你有一个年轻女人的两个乳房……”

看来我们都失去了母语。

剧情跳到我们来到楼上。

剧情跳到此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当不动产女经纪人被阿尔法的蓝色眼珠子蛊惑之后，剧情跳到真